

民進黨研究

# 大陸學者眼中的 民進黨

徐博東 著



D675.874  
20107

# 民進黨研究——

##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進黨



徐博東 著

#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進黨

著者 徐博東  
發行人 黃溪南

主編 洪宜勇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treview@ms47.hinet.net](mailto:st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三號一樓  
電話：(〇二) 二二六八二五二五 傳真：(〇二) 二二六九八二二二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三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一〇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三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六六一七四五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四〇〇元(平裝)  
出版 二〇〇三年五月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57-2040-52-9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唐序

唐樹備

北京聯合大學臺研所所長徐博東教授，是多年來從事臺灣問題主要是民進黨問題研究的祖國大陸知名學者。徐教授對民進黨的研究起步早，持續時間長，而且他的研究力求全方位、多視角。除了綜述性文章，多年來，徐教授還發表了大量其他有關民進黨的專題研究論文。這一類論文更充分反映出他對民進黨冷靜、理性和入微的觀察與思辨，給人以啓迪。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和徐教授接觸較多。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善於捕捉問題的實質，對臺情頗爲熟稔，對島內政局特別是對民進黨的分析有不少獨到見解。這和他多次赴臺灣實地調研，廣交臺灣各界朋友，包括民進黨人士，和他們進行坦誠交流、虛心聽取意見，以及他克服困難、鍥而不捨的工作精神，顯然有直接關係。

我相信徐教授這本論文集的出版，必將有助於推動大陸臺灣研究界民進黨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我在駐美外交領事機構工作期間，就開始與某些「黨外」和民進黨人士有所接觸。在擔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期間，有機會與更多的以適當名義來大陸的民進黨人士接觸。借徐教授論文集在臺灣出版的機會，我願意向民進黨的朋友們說幾句話。

祖國大陸政府對主張「臺獨」的民進黨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八年前，江澤民先生發表的《爲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努力奮鬥》重要講話，提出了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講話》的第一點就開宗明義地重申了中國政府堅持反對「臺獨」的一貫立場，明確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任何製造『臺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毫無疑問，這一點主要就是針對標舉「臺獨黨綱」、主張建立「臺灣共和國」的民進黨而言的。但同時，《講話》也充分體現了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更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一貫主張，指出：臺灣同胞「不論是臺灣同胞的聯繫，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切實保護臺灣同胞的一切正當權益」，並誠懇地呼籲臺灣各黨派、各界人士「以理性、前瞻和建設性的態度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歡迎他們「同我們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也歡迎他們前來參觀、訪問。」這裏所說的「臺灣同胞」，當然也包括一般普通的民進黨黨員和支持民進黨的臺灣民眾；這裏所說的「臺灣各黨派、各界人士」，當然也包括民進黨及其代表人士在內。

錢其琛副總理在二〇〇二年一月紀念「八項主張」發表七周年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要把「廣大民進黨成員」與「少數頑固臺獨分子」加以區別；把廣大臺灣同胞要求「當家作主」與極少數人搞「臺獨」加以區別；「本土化」與搞「臺獨」也加以區別。誠懇地呼籲民進黨「應該更多地為臺灣人民的福祉著想，徹底拋棄『臺獨黨綱』，以真誠的態度發展兩岸關係」，並歡迎廣大民進黨員「以適當身分」前來大陸參觀、訪問，增進瞭解。充分展現了中共對臺政策的包容性和發展兩岸關係的誠意。

祖國大陸政府的對臺方針政策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並不會因為領導人的更換而任

意改變。在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我們將進一步加強與臺灣各黨派、各界人士的接觸、溝通。

我誠懇地呼籲民進黨的朋友們能審時度勢，真正以二二〇〇萬臺灣民眾的福祉爲念，以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爲重，爲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做些實事，和祖國大陸共謀和平統一之道，切不可一誤再誤，錯失了良機。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五日 於北京

## 賀首部研究民進黨的論文集出版

李家泉

儘管民進黨已經執政，大陸有不少臺灣研究學者順勢轉向民進黨研究，但由於長期以來對民進黨研究重視不夠，可資參考的系統研究民進黨的書籍很少，故而許多人對民進黨的瞭解仍若明若暗，知之不多，即使臺灣島內恐怕也是如此。

欣聞徐博東教授的民進黨研究論文集即將在海峡两岸同時出版，據我所知，這是迄今為止首部較為系統的研究民進黨的論文集出版問世，其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賀！

徐教授在他給本論文集所寫的《後記》中說，他涉入臺灣研究，算是「誤上賊船」，這自然是一句開玩笑的話，但這也正是他所說的，他之所以涉入對臺研究確實與我李家泉有關。說起來這已經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正主持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的工作，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從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老朋友那裏得知有一本《丘逢甲傳》即將出版，並且說書稿寫得不錯。當時社科院臺研所剛組建不久，正在「招兵買馬」，一向惜才的我立即通過關係與書稿的作者聯繫並見了面，後來還曾動員他調來我所工作。這位作者就是徐博東教授，那個時候他還只是個四十歲剛出頭，在大學裏教中國近代史課的年輕講師。但由於各種原因，最後沒有調成，當時還頗有些遺憾。

事隔不久，即一九八七年年秋冬，社科院臺研所突然接到臺灣王曉波教授主持成立的「臺灣

史研究會」的來函，邀請我所和廈大臺研所各派一人，於次年一月下旬前往臺北出席該會舉辦的首屆「臺灣史學術研討會」。這種事現在當然已經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可在當時來說，卻是海內外注目的兩岸關係的「大事」。經報上級慎重研究後，我所決定接受邀請，但當時所裏派不出合適的人選，考慮再三，我想出了個變通的辦法，向新調來我所工作的陳憶村所長推薦，聘請剛剛提升為副教授的徐博東以我所「特邀研究員」的身分，代表我所與當時擔任廈大臺研所所長的陳孔立教授一起，應邀赴臺出席研討會。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他倆都沒有能去成，但論文還是發表。由於他們提交給研討會的論文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學者首次在島內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曾引起了海內外不小的反響，對當時臺灣當局保守僵化的大陸政策造成了一定的衝擊。這是徐博東教授第一次介入臺灣問題，也引起他對臺灣問題研究的興趣。還有一件事，這就是通過徐教授的推薦，他所屬的文理學院亦聘請我為兼職教授，不時去他們那裏作有關臺灣形勢和兩岸關係的報告。這以後不久，文理學院成立了臺灣研究室，徐教授兼任研究室主任，我與他的聯繫更多了。我們經常在一起出席各種會議，接觸來往愈來愈多。

十幾年來，我們倆人有不少互動。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徐教授主持建立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所，又聘請我擔任他的「名譽所長」。在開成立會那天，他說他搞臺灣研究是我把他「拉下水」的。我笑著說：這一回，應該說是你把我「拉下水」的。在對臺研究上，我是看著他一步步地成長起來的。如果說，他從事對臺研究與我有關，而且還對我以「師」相稱，那實在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啊！

徐教授在當代臺灣研究方面雖然起步稍晚，但由於他有紮實的史學基礎，人又勤奮刻苦，善於獨立思考問題，所以很快便進入角色並做出成績。

囿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民間學者研究臺灣現狀問題困難可想而知，尤其是民進黨研究，一向很少有人問津，可供參考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但徐教授卻認準了這是一個很有研究價值的課題，於是知難而上，不怕坐「冷板凳」，毅然選擇民進黨研究作為他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點，十多年來孜孜以求，堅持不懈，終於「白手起家」開拓出一片天，成為海峽兩岸學術界公認的為數不多的民進黨研究專家。這本論文集，就是徐教授這十多年來研究民進黨心血的結晶。

我以為，這本論文集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特點：

### 第一個特點是它的連續性和系統性。

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全國臺灣研究會每年都要編輯出版一本帶有「年鑑」性質的專書《臺灣一九九一——》。這套叢書中有關對「臺獨」和民進黨活動的綜述與評析，幾乎每一篇都是由徐博東教授執筆。這本論文集，把徐博東教授歷年來撰寫的有關民進黨活動的綜述性文章，和他發表在其他刊物上的民進黨研究論文，按寫作年代的先後順序編輯在一起，時間跨度長達十幾年，民進黨成立以來的主要活動，論文集都有較為詳實的記述與評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本論文集實際上相當於一部民進黨的發展史。讀完徐教授的這本論文集，讀者對民進黨十多年來演變發展的基本軌迹與脈絡，大體上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瞭解；再者，由於民進黨的演變發展是與島內政局、兩岸關係乃至國際形勢的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因而，讀完這本論文集，讀者對島內政局、兩岸關係以及國際形勢與民進黨發展演變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會有一個大致的瞭解。無疑，這對於我們從總體上把握十多年來臺灣的政治發展、預測其未來走向，

以及總結我們的對臺工作尤其是對民進黨工作的經驗教訓，都是有某些參考價值的。

## 第二個特點是它的學術性與科學性。

李登輝自一九八八年初上臺主政後，他的「臺獨」分裂主義面目有一個逐步暴露的過程，無庸諱言，大陸對李登輝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步明朗、深化的過程。我們從這本論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早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也就是李登輝剛剛上臺主政後不到兩年時間，徐博東教授以一個剛剛從事對臺研究還不久的新手，就已經敏銳地感覺到：李登輝上臺之後，表面上雖然是「蔣規李隨」，但在「反共拒和」調門中，卻在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上進行了許多重大的、帶根本性的調整。他認為，當時「李登輝推行的內外政策雖然不能說就是『臺獨』政策，但兩者卻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本質上是一樣的。」他並指出：這就是為什麼李登輝主導下的臺灣當局對「臺獨」實行「明批暗保」、「光打雷不下雨」、寬容有加的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他判斷：「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島內『臺獨』勢力仍將會繼續發展。」這就是他在對臺研究上的科學預見性。

徐教授的這本論文集中有許多文章都是頗有見地的。例如《文集》中的第二篇論文：《論民進黨在臺灣政壇中的作用、局限性及其未來走向》，則是大陸臺灣研究界最早較為全面、系統地評價民進黨的文章。該文既從「分離意識」和「臺獨」傾向、派系紛爭、社會基礎、階級性質等四個方面剖析了民進黨的嚴重局限性和它在臺灣政壇中的消極影響，但同時也從加快臺灣「政治轉型」、衝破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政治局面、提升臺灣民眾政治參與意識以及對臺灣政權結構的衝擊等方面，正面地肯定了民進黨成立後曾在臺灣政壇中所起的某些積極作用。

又如，他在一九九一年底撰寫的《論民進黨的質變》一文，長達二萬餘字，資料詳實、結構嚴謹，對民進黨自建黨以來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臺獨化」的全過程，以及它之所以走向「臺獨」的內因和外因做了全面系統的分析，特別是對民進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發展趨向，以及以李登輝為主席的國民黨執政當局對民進黨的政策也都作出了一些有預見性的分析和判斷。還有，徐教授一九九八年八月撰寫的《民進黨執政之可能性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一文，二〇〇〇年一月臺灣大選前夕發表的《陳水扁勝選之可能性及其對臺灣政局和兩岸關係的影響》一文，等等，其對當時形勢所作的分析，都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有相當科學預見性的。

徐教授這本論文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民進黨上臺執政後近三年來所寫的，其中也多有篇值得一讀的力作。例如《評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一文，撰寫於陳水扁上臺執政後僅一個月，該文全面、深入地剖析了陳水扁標榜的所謂「新中間路線」，揭露「新中間路線」下陳水扁大陸政策的分裂性、權謀性、迷惑性和搖擺性，指出「其基本邏輯思維仍不脫民進黨的『臺獨黨綱』，因而它不可能實現其倡導者所欲達到的目標。」該文所得出的結論，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其他如《陳水扁兩岸政策的困境與出路》、《選戰落幕後的臺灣政局和兩岸關係評析》、《析民進黨人在兩岸問題上的思考盲點和認識誤區》、《民進黨發展趨勢及執政前景展望》等篇，其中也都不乏有見地的論述，限於篇幅，不再一一贅述。

徐博東教授正是靠他這一篇篇有影響的論文，奠定了他在大陸臺灣研究界的學術地位，受到海峽兩岸學術界的肯定與重視。

徐教授研究當代臺灣問題的突出特點，是他特別注重實地考察，臺灣學者稱之為「田野調查」。他並不僅僅滿足於蒐集現成的文字資料。迄今為止，他已六次赴臺參訪，據說加起來在

島內逗留的時間已超過半年以上（最長的一次為期三個月，兩次是一個月），足跡幾乎遍及全臺各個縣市，甚至還不辭辛勞地深入到農舍、果園、茶園等，結交了許多臺灣各個階層的朋友，其中包括不少民進黨的精英乃至基層支持民眾。徐教授經常與臺灣朋友保持接觸聯繫，和他們進行廣泛深入的交流，這無疑有助於他更全面、準確地把握臺灣政局的走向與社會的脈動，使他的研究工作建立在較為穩妥、紮實的基礎之上。

當然，不可否認，徐博東教授這本論文集也有其明顯的不足與缺憾，例如：缺少剖析「臺獨」與民進黨社會基礎的專題論文；沒有專門評介民進黨內部派系問題的文章；對民進黨大陸政策的演變發展也沒有專文加以論述。海外「臺獨」勢力的生存與發展及其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重心向島內的轉移，是民進黨賴以成立與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和條件之一，論文集中雖有個篇章有所涉及，但也沒有專文加以介紹和評析。還有，對民進黨執政後如何轉換與調適它的角色，缺少專篇加以評述；有部份篇章分析得還不夠深刻、到位，某些地方遣辭用句認真推敲不夠，個別預測也欠準確等等。這些不足與缺憾，使這本論文集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科學性多少受到了一些影響。而實際上，這些不足與缺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陸臺灣研究界在民進黨研究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亟待加強。不過，作為徐教授個人的論文集，也不可能要求它面面俱到、十全十美；而且「瑕不掩瑜」，徐博東教授在民進黨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是海峽兩岸學術界所普遍公認的。可以預期，該論文集的出版，必定有助於推動大陸學術界民進黨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同時對於大陸涉臺工作部門瞭解民進黨和與民進黨人打交道，也會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經過十多年的「打拚」，民進黨已經取代國民黨成為臺灣的執政黨和政壇上的第一大黨，

這是臺灣島內的一件大事，也是兩岸關係發展上的一件大事。由於民進黨是主張「臺獨」的，並制定有「臺獨黨綱」，後來雖有《臺灣前途決議文》代替「臺獨黨綱」，但其「臺獨」本質未變，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兩岸同胞和所有愛國的中國人引以為憂的。

民進黨的前身是臺灣「黨外運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對原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要求當家作主，是有其積極的歷史意義，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在諸種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終於走上「臺獨」道路，欲使臺灣脫離祖國大家庭，則是違背初衷、脫離兩岸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錯誤道路。

民進黨的最大問題在哪裏？這就是不瞭解中國歷史，並企圖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開來。而其實，臺灣與中國大陸是不可分割的。歷史上，臺灣乃兩岸人民「共同開發」，汗水流在一起。就是說，海峽兩岸的關係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汗、淚、血」所澆灌的結晶，是多麼不容易啊！臺灣的光復是全體中國人民以鮮血換來的，八年抗戰，大陸人民犧牲了三五〇〇萬人；臺灣人民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的侵略和殖民統治，也犧牲了六十五萬人，真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祖國大陸人民對臺灣歷史上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絕不可以把清朝政府對臺灣的出賣與祖國大陸人民混同起來，也絕不可以把歷代中國反動統治者給臺灣人民造成的傷害與祖國大陸同胞混同起來。臺灣的歷史悲情與整個中國的歷史悲情是分不開的，不能脫離整個中國的「大悲情」來看待臺灣局部的「小悲情」。這樣就是忘記歷史，這樣就會把兩岸中國人對立起來，就可能被外國勢力所利用。儘管民進黨中有些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這並不能改變其本來就是中國人的事實。

我個人作為一個學者，在臺灣問題上的感情是複雜的。提到「臺獨」，我憤怒，特別是對

那些緊緊追隨外國勢力、背祖忘宗、把矛頭死死對準自己同胞的極少數頑固分子，我奮筆疾書，不知寫過多少篇批判性文章，有人對此稱我爲「鷹派」，我是引以爲榮的。我至今仍然在擔心，這些人在「愛臺灣」的美麗辭藻下，會給臺灣民眾帶來什麼樣的「害臺灣」的後果。然而每提到臺灣人，特別是歷史上受苦受害最深的「本省籍」人，我又是另外一種感情，是充滿著同情心的，曾經不止一次發自內心的爲他們留下悲痛的眼淚，我不願兩岸兵戎相見，主張以和爲貴，化解歷史悲情，也爲此寫過不少文章。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又是地地道道的「鴿派」，我堅信，即使在民進黨內部，真正死心蹋地走「臺獨」道路的人，一定少之又少。

徐教授這本論文集的出版，正好趕在臺灣二〇〇四年大選的前夕。目前島內泛藍、泛綠兩軍，都已擺開陣勢，戰鼓隆隆地拉開競選序幕。我不想預測這次大選將是誰勝誰敗，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不管是誰主政臺灣，如果處理不好兩岸關係，違背包括臺灣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渴望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望，最終都一定會被歷史前進的洪流所淹沒！勿謂言之不預也。

「春風終解千層雪，海水猶連兩岸心」、「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願意借徐教授論文集在臺灣公開出版的機會，奉勸民進黨諸公能冷靜思之。

二〇〇四年四月八日於北京

## 也算是篇「序」罷

——序徐博東著《民進黨研究——大陸學者眼中的民進黨》／王曉波

徐博東教授的書在「海峽學術出版社」要付印了，博東兄要我寫篇序，書稿是我邀的，寫序雖然不敢當，但也賴不掉，只好硬著頭皮說兩句。

博東兄大著中的論文，在這十幾年來，我陸續都拜讀過了，爲了寫這個「序」，也讀了博東兄爲這本大著寫的「後記」——〈愚者千慮，也有一得〉。那就從這「後記」說起罷。

博東兄自稱「愚者千慮，也有一得」，甚至自謙到把原文的「必有一得」也改成了「也有一得」。若果如博東兄所言，這本大著是「愚者」著的，又是只「也有一得」而不是「必有一得」，我們「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要賣給誰讀啊？所以，必須糾正澄清之。

七九年元旦，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後，中共的對臺政策由「解放臺灣」轉而成爲「和平統一」，有關的臺灣研究原本爲軍方和安全部門的專責，也開始漸漸轉向學界，有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和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的相繼成立。但當時的「和平統一」主要是「寄希望於臺灣當局」，其實就是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於是，學者們的研究多聚焦於國民黨。

博東兄在「後記」中稱，他「誤上賊船」投入臺灣研究還跟我有點關係，是八九年開始的。八九年，中共的對臺政策還是在「寄希望於臺灣當局」，唯博東兄不知是因「獨具隻眼」，

還是因為熱門的國民黨研究搶不過別人，竟然選擇了冷門的民進黨研究作為課題。這十幾年來，大陸上臺灣研究學者排排坐，長期來，相信博東兄只能坐「敬陪末座」的冷板凳。坐冷板凳當然「愚」，但不意博東兄民進黨研究的冷灶燒成了熱灶，二千年臺灣總統大選，民進黨成了執政黨，變成了「臺灣當局」。

從冷灶變成熱灶，這證明了博東兄當年研究民進黨的眼光長遠和正確，以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博東兄自稱的「愚者」當為老子「大智若愚」的「愚」了。所以，「愚者千慮，也有一得」當不是博東兄的自謙之辭，而是自負之言了。

博東兄在「後記」中一開始就說：「幾年前，我的好朋友王曉波教授主持的『海峽學術出版社』就要給我出一本有關我研究民進黨的論文集。」還說，我八八年率「臺灣史研究會」的訪問團赴北京訪問後，他與我就「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也願在此作證，博東兄所言句句屬實，但是，這些實話卻可能引起誤會，以為「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博東兄的大著只是因為「我的好朋友王曉波教授」，只是因為與王曉波「結下了深厚的友情」。這就不但是對博東兄大著學術價值的誤會，也是對我主持「海峽學術出版社」的誤會了，所以，也不得有所澄清和說明。

我受命於「海峽評論雜誌社」社委會擔任《海峽評論》與「海峽學術出版社」總編輯，一向可是秉公行事，「六親不認」，從來只是認稿不認人，甚至連社委都遭退稿過。「海峽學術出版社」之所以向博東兄邀稿，與「好朋友」或「深厚的友情」絕無關係。我們之所以向博東兄邀稿，實基於博東兄對民進黨研究的學術理由。

基於中共「寄希望於臺灣當局」的政策，大陸學者的研究多放在國民黨，而忽視民進黨，

大陸研究臺灣學者研究臺獨和民進黨的人很少，尤其是有完整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不僅大陸少，臺灣也不多。

據我所知，研究臺獨和民進黨的學者，在廈門大學臺研所有林勁教授，「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過他的《臺獨研究論集》。雖然，博東兄的臺灣研究起步稍晚，到八九年才開始，但由於他的勤奮和努力，甚至數度來臺蹲點做田野調查的研究，故著述甚豐，並經常見人所不能見。他的學術成就，在大陸的臺獨或民進黨研究中，已有「北徐（博東）南林（勁）」之稱了。

博東兄肯將大著交給「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們的榮幸。所以，博東兄大著的出版決不是「海峽學術出版社就要給我出一本有關我研究民進黨的論文集」，而是「我（徐博東）就要給海峽學術出版社一本有關我研究民進黨的論文集」才是。

博東兄自稱其大著「自感論文水平不高」，這也只能是他的「自感」，而不是別人的「他感」。除了「北徐南林」外，博東兄還有「自感」更高水平的研究，請推薦，我們也一定願意出版。「自感論文水平不高」，這應該是博東兄要求自我超越的自勉之辭，當然，我們更願意能為博東兄再出版一本水平更高的論文集，讓我們拭目以待罷。

以上拉雜寫來，似乎不像篇什麼「序」，而像是我平時和博東兄見面時的「鬥嘴」，也算是我為「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的博東兄大著做廣告，輕鬆一下，也算是個「序」罷。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于臺灣大學哲學系